

XIAOSHI DE  
ZIRANCUN

# 消失的自然村

张家沟掠影

海正忠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消失的自然村：张家沟掠影 / 海正忠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5525-5845-6

I. ①消… II. ①海… III. ①扶贫-隆德县-图集  
IV. ①F127.43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68982号

## 消失的自然村：张家沟掠影

海正忠 著

责任编辑 丁丽萍 李媛媛

封面设计 石磊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薛文斌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http://www.ygchbs.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9132959.taobao.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chubanshe@163.com](mailto:yangguangchubanshe@163.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139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20585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21年4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5845-6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回望西海固

在梦里，我又走进了你——西海固；在梦里，我又看到了你的辛酸苦楚——西海固；在梦里，我又听到了你不屈不挠的心声——西海固。

曾记得在读研究生时，老师讲到要去西海固做田野调查时说：“西海固苦瘠甲天下。在我国，西海固是贫困的代名词；在世界，西海固被联合国列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我想到西海固地区看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用心与这片土地进行灵魂对话。

2011年11月8日，我们“走基层”来到了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柯庄村。那天，我们在飘扬的雪中，顶着呼呼的寒风，行走在高低起伏、蜿蜒曲折的山村小道上。泥泞的小道，雪水横流，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初冬的柯庄村，道路两旁一片荒凉。远处，光秃秃的丘陵地带沟壑纵横，茫茫白雪粉饰了它的外表，却掩盖不住它贫瘠的内核。

我们终于走进了柯庄村七组——张家沟自然村。村里的小道纵横交错，有的沿着山坡蜿蜒而上，有的顺着山沟盘桓而下。行走在陡峭的小道上，脚下“哧哧”地打滑，我小心翼翼地选了几个落脚点，才勉强爬了上去。

走到一农户门前，大门是用一些木头片钉成的，木头片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留有很多缝隙，看上去有些年月了。走进院子，地面坑坑洼洼，积满了雨水，让人无处下脚。黄土筑成的院墙，土坯垒成的房屋，整个院子里唯

一值钱的也就只有屋顶上陈旧的蓝瓦了。

三间正屋无精打采地待在那里，其中一间的屋顶已经坍塌，一家五口就住在剩下的两间屋里。屋里的大炕基本占了屋子的所有空间，两个孩子躺在炕上，脸蛋儿黑乎乎的。屋里没有板凳、椅子之类的，我们只好站着说话。牛粪的味道很浓，弥漫着整个屋子。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和十大元帅的黑白画像，还有一幅毛主席接见钱学森和陈永贵的画像。屋顶破了好多的洞，能看到外面的天空，雨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在地面上砸出一个一个小坑。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难道我回到了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们和男主人交谈了许久，他说：“我们自己的房子已经塌了，现在住的房子是村委会出钱给我们租的，我们自己没有钱租房子。”

除了房子问题，他还有三个身体不好的孩子。因为家里赤贫，粮食不够吃，女主人在十月怀胎时经常挨饿，导致孩子先天营养不良。他们的大儿子一出生就患有癫痫，靠卖羊和卖鸡的钱给孩子治病。

张家沟自然村交通不便，还严重缺水。每逢干旱，村民就得走数里山路拉水。水是村民们不解的心结，是他们所有的期望。

村民们一直希望有一天能搬出这个穷山沟。然而，花开花落，花落花开，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一直没有盼来搬迁的消息。走在固原的城乡道路上，我们随处可见宣传标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我当时想：在不久的将来，党和政府也许会把张家沟的百姓搬迁出去，他们就会开始新的生活。

2013年，20余户张家沟人率先迁往北边的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2014年，又有10多户村民搬迁至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2019年，在铁道部的对口帮扶下，柯庄村建成居民点，又解决了一部分张家沟人的搬迁问题。如今的张家沟，村民已基本异地安置，再无人开垦、放牧，加上近几年雨水充裕，沟里的植被恢复得特别好，一条环线旅游公路绕村而过，衬托得沿路一带的大河滩、墩墩梁、大沟塬、香炉山更为神秘、美观。

我去柯庄村调查已经过去整整8年，时光抹不去记忆，柯庄村的一切，如今依然历历在目。衷心祝愿张家沟村民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难忘张家沟！难忘柯庄村！难忘西海固！

杜 军

2011年11月8日作于固原市原州区

2019年11月27日修改于银川

（作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 我们永远的家——张家沟

人民公社时期，柯庄村由七个自然村组成，形状近似“了”字，按“了”字的笔顺依次是一队柯家庄、二队海家庄、三队小马庄、四队林家庄、五队母家洼、六队丁家庄、七队张家沟。

我所在的张家沟生产队，有海、马、金、杨四大姓氏，另有高、明、于、穆四小姓氏，三十余户人家。张家沟沟壑密布，排列整齐。据海姓人讲，其老祖宗于清同治年间来到此沟时，沟内无人居住，只有满满的一沟黑刺与几处无名坟莹。先辈人挖刺开荒，苦度岁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要在柯庄村找个会读红头文件的人都很困难，谁家写信都得请人代笔。就张家沟来说，在1970年的161位村民中，能读书信的仅有6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把村上发生的大事、要事、趣事记录下来，那是很困难的。

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柯庄村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知识武装起来的柯庄人不再局限于村里，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北、新疆以及宁夏南北各地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走向全国，艰苦创业，负重拼搏。柯庄村虽然没有村志，但它留下了游子们的青春、汗水和无限的眷恋。记住乡愁！

## 小管家——海正瑞

阳光洒在脸上，双眼慢慢地睁开。头在砖头（当枕头用的）上先向右偏转，然后由右边转向左边，巡视这个不大的窑洞，光线是从“哨眼”射进来的。这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把本来黑暗的窑洞照得亮堂堂。

窑洞呈西进向，约7米深，3米高，3米宽，窑洞里的墙面是新刮的黄土泥皮，虽然不是很光滑，但也算得上干净，只是略显潮湿。窑的北侧有锅灶、案板和桐木的风箱，碗筷等餐具搁在灶台上，数量并不多。窑的南侧靠窗就是一盘面积不大的土炕。

这就是我幼年时的生活环境，我们最早的家。

那时新中国成立不到10年，百废待兴，每当父母外出劳动时，就把看家的任务交给了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海正瑞。哥哥是父母的得力助手，尽管他还不到6岁，可是已经能以太阳移动的影子为时间，按时让我们吃饭、玩耍和休息。他把不多的食物按人头均等地分成3份，每人1份，他为长却从不占我和妹妹的一点儿便宜。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也是唯一一个挨过他木棒的人。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都长大了，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哥哥通过自学，可读书、看报、写字。哥哥先后做过张家沟生产队民兵排长、保管、副队长、队长等。逆境求生，哥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被搬新家

记忆里，我家院子来了几位客人，还拉着几头毛驴，到底有几位客人，几头毛驴？不知道。印象中毛驴背上有鞍子，头上套着笼头。

我一直站在院子里看那些不安分的毛驴。客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母亲很忙，来的人从窑洞往出搬东西，父亲似乎不在其中。

那一天傍晚，我们家被搬到了林家庄前川里。客人们不知哪里去了，只剩下我们一家五口：母亲和哥哥坐在炕上，妹妹在母亲的怀里，我看着父亲用黄土泥做炉子。我好饿好饿，就等着炉子做好后做饭。这也是一孔窑洞，比原来的窑洞高大得多。窑内有炕，但没有锅台，地上放着刚搬来的锅、盆、勺、罐、水桶、菜刀和碗、筷等。

我们究竟吃上晚饭了没有，现在毫无印象。

接下来的几天，有很多人都来看过我们，但只是说上几句话就匆匆走了。

我和哥哥对周围环境越来越熟悉。我家居住的窑洞坐西朝东，南边紧挨着一个有围墙的小院，院内只有一孔窑，住着我大舅舅一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从张家沟搬来的，在这里成了邻居，两家的孩子互相成了玩伴。

过了大舅舅家，就到了有一群孩子的那一家。那家的孩子比我们两家的大，女的多，男的少，常过来欺负我们几个小移民。我家没有院墙，出了窑门便是公共领域。我家窑前是去那家的必经之路，于是我将煨炕用的灰耙子一扛，横刀立马地往窑门前一站，那家的孩子只能钻沟爬坡，绕很大的圈子回家。为此，我几次挨母亲教训，要与邻为善，和那几个“姨姨”一块玩。

然而，我并不完全听母亲的话，扛着灰耙子吓唬“姨姨”的事时有发生。没过多久，他们家长胡子的“马大爷”身背一个大竹子背篋满脸怒气地到我家来，让我钻进背篋里，说要把我背到前面的水泉倒了去。我知道那眼泉，在门前那块地的尽头，因为我们常去那里抬水。泉很大，黑咕隆咚深不见底直往出冒水泡，掉下去肯定就没命了。此后，我再没敢吓唬几个“姨姨”，但她们似乎还是怕我，每每过我家门前时都要先侦察，后跑过。现在想想，这也是一件趣事。

## 回迁原居

一个夜晚，没有月亮，但有雪光，父亲背着我和哥哥走在山道上，雪在脚下咯吱咯吱作响，父亲喘着粗气艰难地移动脚步。我在父亲背上非常害怕，总担心掉下去，滚入深沟。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走过那段难走的路。但是，父亲是怎样背的，我俩是怎样趴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父亲把我和哥哥背回了原来居住的窑洞，炕热乎乎的，不知是什么时候煨上的。父亲让我和哥哥睡妥当，熄了灯，关上门走了。

当我睁开眼时，太阳光已经照进了窑洞，哥哥和妹妹在炕上，母亲在园子里整地准备种蒜，唯独父亲不在，我不知道母亲和妹妹是什么时候来的。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母亲在家照顾我们，料理家务，父亲有时在有时不在。至于当时父亲、母亲、哥哥、妹妹的容貌、衣着、声音以及吃的什么，炕上有没有被褥等，我现在没有一丁点儿印象。算一算，那是1959年春天的事，因为路上有积雪，母亲准备种蒜，两个村庄都在食堂打饭。当时，哥哥六岁，我四岁，妹妹两岁。

其实，张家沟离林家庄并不远，从张家沟起步，翻过埃背梁，淌过一道河，再走一段平路就到了林家庄，用不上一个小时。林家庄是中心村，我与它很有缘，在那里的学校我上完了小学；在那里的医疗站，我当了几年医生；在那里的牧场，我参加过集体劳动；后来又在那所小学，做了三年校长兼老师。

## 放羊的日子

羊多数是白的，但羊粪全是黑的。

1967年底，我断断续续读了三年的张家沟耕读学校关停了，12岁的我拿起刹铲成了生产队的羊梢子。当上羊倌后，我把经常跑在前面的羊分别命名为：机敏、宝华、梅梅……离开了欢声笑语的学堂，整日漂泊在高塬上、山野里、阳光下、寒风中，思念读书的情感与日俱增，我想我的同学，又喜欢这些可爱的羊儿。其实，羊是能听懂人言的。

小羊生性活泼，遇上土坎地埂，总爱爬上跳下，这时，只要你喊一声“下来”，大部分羊就会乖乖下来，剩下个别“二愣子”，你再喊上两声，便也不情愿地撑着脖子下来了。羊群吃草时的行进大体上是直线，当需要返回时，只要你喊一声“调头”，头羊就会领着羊群再吃回来。当头羊接近庄稼时，你就喊“不行”，它便会立刻煞住挥舞的舌头，并装作对鲜美嫩叶不感兴趣。

总之，羊是可以驯养的，山羊比绵羊容易驯服，不过都需要时日，我花去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将它们训练到上面的程度，约占羊群三分之一的山羊最先归顺于我，起到了带头作用。

羊是张家沟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出现任何闪失，都要对羊把式问责。那时的柯庄村沟里狼时常出没，往往叫人防不胜防。

记得有一次，羊群正在沟洼里吃草，沟壕里突然跃出一匹青狼抓了一只老羊就跑了。我持刹铲追到壕边，原来它俩滚到了壕底。青狼骨瘦如柴，浑身颤抖；老羊挣扎着，但就是摆脱不掉狼爪的束缚。我大喝一声，一跃而下，青狼放开了羊闪身挪开，刹铲砸在草上。只见青狼慢腾腾极不情愿地爬上坡，隐没到草丛里去了。老羊受了重伤，肚子右边被撕开，一块皮毛吊着。在羊把式和我的精心照料下，老羊很快恢复了健康，我们给它取名为“狼扯子”。

还有一次是在黑夜，我和羊把式守在不到5平方米的羊房子里看守羊圈。煤油灯照出昏暗的光，羊把式酣睡着。“轰隆隆”——不好，羊惊圈了！我拉开门，借着窗户的灯光看，因为太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了羊的叫声。关上门准备睡觉，“轰隆隆”——羊又惊圈了！我抓起刹铲走出去，依然什么

都看不见。羊群究竟怎么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刚奔到羊房子门口，羊群又一阵惊动，一齐向我涌来。我转身一看，一对豆绿的光点一闪，“嗖”的一声跃墙而去。

羊把式也被惊醒了，那夜，我俩再没有睡着。天明查看，羊没有少，亦无伤者，但抬头竖耳，惊悚状还在。

南墙上留有数道狼的抓痕。羊把式感叹道：“可怕！可怕！”

## 求学生涯

1965年的一天，五个大男孩跟着老师来到我家，找娃娃上学。父亲不在，母亲将我藏在黑刺林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去不了，母亲说他得看孩子。那时，父母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看管我及两个弟弟的任务落在了哥哥肩上。老师带着他的学生越走越远，我从黑刺林的缝隙中朝着他们的背影大“嗨”了一声，只见那五个大男孩飞奔而来，将我捉住，我被逮进了学校。教室是低矮的土坯房，里面挤不下十个学生，门窗也小，被烟熏得黑不溜丢的。在这里，我学会了写平生第一个字，我的姓——海。

这就是张家沟耕读学校，上课时断时续，1967年底，学校被迫停办，我成了失学少年。

1969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饭时间，父亲说：“咱们这五个儿子，得有人当兵。”母亲诧异，父亲接着说：“驻队干部说要组织社员挖防空洞，我寻思咱们送儿子去当兵。”母亲放下筷子，也不说话。父亲又说：“不是马上去部队，要先去识字。”

因此我到了林家庄学校。用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小学，两年的时间完成初中学业，再用两年的时间高中毕业，接受了红医班的基础培训。回农村劳动锻炼，做过大队医疗站的医生。参加1977年的首届高考，铩羽而归。功夫不

负苦心人，1978年我考上中专，一年速成班毕业，做了小学教师，教书育人36年。再回首，如果不是当年组织挖防空洞，我也许会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也许会和哥哥一样自学识字。

如今，海正忠的《消失的自然村：张家沟掠影》书稿送达案头，嘱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张家沟人作序，因我文字功底和理论知识都有限，略记录几段回忆聊补无米之炊。

海正忠长期关注张家沟及柯庄村，每年都要到村里住些时日。《消失的自然村：张家沟掠影》精选的照片风光旖旎，真实地记录了张家沟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张家沟地理位置与柯庄村其他六个自然村不同，自然条件最差，村民生活特别困难。前辈有言：“住在张家沟，干活的人要多，吃饭的人要少。”

张家沟没有一个人姓张，包括嫁入的女性，为什么叫张家沟？沟里分布着大片古坟茔，没有见其后裔，到底埋的是什么人？大沟垴的“古城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瓦窑洼的瓦窑是何来历、生产过程和倒闭时间都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待后人继续探究。

柯庄村偏僻，张家沟神秘，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里，党的方针政策通畅，群众跟党走，在教育、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最为突出，从没有学校到成立耕读学校、半日制学校、夜校，再到全日制民办小学以及后来的全日制公办小学；从文盲充斥村到脱盲村；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到全村脱贫；从伴着泥石流、滑坡的危险处境到整村搬迁至安全方便的新民居。

海正明

2019年12月2日

（作者系固原市泾源县大湾小学退休高级教师）

# 目 录

## 柯庄村小志 / 001

- 一、概 况 / 001
- 二、发展轨迹 / 003
- 三、专题分析 / 017

## 张家沟掠影 / 027

- 一、前河口 / 027
- 二、庄 子 / 036
- 三、民 居 / 046
- 四、前拐沟 / 054
- 五、对面洼 / 061
- 六、瓦窑洼 / 073
- 七、上 河 / 077
- 八、阳洼里 / 087
- 九、后梁河 / 100
- 十、柯家庄梁 / 107
- 十一、大沟塬 / 115

十二、老汉头洼 / 140

十三、香炉山 / 148

十四、文物古币 / 181

十五、新生活 / 191

附 录 / 202

猴儿牙岔峰 / 202

我的叔叔海生菜 / 206

那年，他种下六棵树 / 209

大沟塄——我的少年时代 / 214

饴饴床子记 / 219

六盘山两边行 / 226

后 记 / 229

# 柯庄村小志<sup>\*</sup>

## 一、概 况

柯庄村位于固原市区西南15千米处，土地面积19.75平方千米，耕地面积8513亩。柯庄村属半湿润高寒区，年降雨量少，光照充足，无霜期短，温度变化大。土地类型多，土层厚，适宜农、林、牧综合发展，主要农作物有冬春小麦、豌豆、胡麻、土豆、玉米、糜子、谷子、莜麦、荞麦等。

自古以来，柯庄村冰雹、霜冻、春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夏秋雨水多，严重影响农作物成熟、收割。柯庄村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山多川少，土地质量差，基础建设薄弱，群众出行难。

全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分别是柯家庄、海家庄、马家庄、林家庄（四、八组）、母家洼、丁家庄和张家沟。柯庄村现有人口631户2217人，常住人口405户1482人。有现役军人2名，截至2019年2月，本村有退役军人12名。有低保户122户236人，五保户6户6人，残疾人85人，建档立卡户195户685人。村民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劳务收入为主，2019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10037.5元。2018年脱掉贫困村帽子。

柯庄村按照“户户有产业”的思路，大力发展养殖、种植产业，目前，

---

<sup>\*</sup>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柯庄村村民委员会。

全村牛存栏1468头，羊存栏1100只，种植青贮玉米5200亩。从2018年脱掉贫困村帽子，到2019年底，又脱贫186户667人，仅剩9户18人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降到0.78%。

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养牛园区和养鸡扶贫车间，每年在13万元以上。

2019年铁道部帮扶协作发展项目产业到户。柯庄村152户建档立卡户种植玉米1910亩，获得补贴382000元，亩均200元；26户建档立卡户养殖肉牛51头，获得补贴153000元，每头牛3000元。

在2019年开城镇第二批农村危窑危房改造工程中，柯庄村有28户的房屋得以翻建，包括张家沟3户，其建筑面积为36平方米、60平方米、72平方米三个档次。

2019年春季学期实施的“雨露计划”，柯庄村获得助学补助人员3名。

2018年，柯庄村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援助建设养殖园区两处，即柯庄村养牛园区和养鸡扶贫车间。运营模式为“铁道部扶贫+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贫困户”，以期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养牛园区位于居民点东北边，总投资380万元，占地11亩，建有6栋双面牛棚，每栋336平方米，共2016平方米，设计存栏能力300头。配套建有隔离牛棚1栋，晾晒场1处，饲料棚1处，青储池3处，管理用房5间，消毒室1间及园区道路、围墙、排水沟等。截至2019年底，该园区已经给村集体创收10万元，给予入股的65户贫困户奖励13万元，每户平均2000元。

养鸡扶贫车间总投资180万元，占地7.5亩，建有标准化鸡舍两栋，每栋917平方米，共1834平方米。截至2019年底，该车间创收20余万元，上缴村集体3万元，兑现贫困户半年分红5万元，每户平均1000元。

柯庄村基层组织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自1958年以来，历任党支部书记分别是妥金华、马存福、杨进柯、海生涛、马文福、王生华、海生珍、柯文涛、马柱仁、妥军。

柯庄村有村小学1所，卫生室1所，文化室1处。

柯庄村有野生动物和野生中药材等。村境内有水库两座：大马庄水库和柯庄水库。旅游环线公路绕村而过。按照“生态宜居”要求，柯庄村生态绿化530亩。根据山势走向，栽种不同树种，着力打造不同景观。主要树种有杨树、柳树、油松、樟子松、云杉、金叶榆、太阳李等。村内的景观有：清水河支流源头——黑泉；怪崖嶙峋之大沟垆；海家庄水沟林场；李子沟、猴儿哑岔、林家圪塔土窑群、丁家庄小湾梁、母洼岷岷、海家庄水坝等。

大马庄水库位于清水河上游支沟张家沟沟口，横断柯庄河而现高峡平湖景观。水库坝高15米，总库容110万立方米，具有灌溉和预防市区清水河段的洪涝灾害并减少下游沈家河水库淤积等作用。1972年7月建成，因在大马庄村附近而得名。

柯庄水库位于清水河上游支沟，地处东经106° 13′ 29″，北纬35° 54′ 04″。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3.1平方千米，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属黄土丘陵区，为温带半干旱地，流域内植被覆盖良好。经时任民兵营长的王生贵以及多名参加水库建设的村民证实，柯庄水库是开城公社修筑的，开建于1976年，建成于1978年，是一座集拦泥、防洪、蓄水、水产养殖、观光等功能的小（二）型水库。其最高坝高21.6米，坝顶高程1950米，总库容36.9万立方米，防洪库容3.43万立方米，最深水深4米。

## 二、发展轨迹

早期柯庄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依次是柯家庄、海家庄、马家庄、林家庄、母家洼、丁家庄和张家沟。后来，林家庄一分为二，分为四组和八组。柯氏、马氏、林氏、母氏、丁氏、海氏为村里大姓，据推断，元代时这里已有人居住，清代中期，有了“柯家庄、林家庄、张家沟”村名。

柯庄村没有村志。静心凝望苍茫历史，在明代纂修的《嘉靖固原州志》和《万历固原州志》中，没有关于柯庄村的任何信息。清朝前期，固原州划6